

蔡洪声

# 蔡楚生的 创作道路



文化藝術出版社

# 蔡楚生的创作道路

蔡 洪 声

文化藝術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 蔡楚生的创作道路

蔡 洪 声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纺 织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 1/8 字数98,000插页 2

1982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82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8,500册

书号8228·031 定价0.60元



蔡楚生在北京

(1962年)



蔡楚生在伦敦  
谒马克思墓  
(1956年)



蔡楚生读剧本  
(196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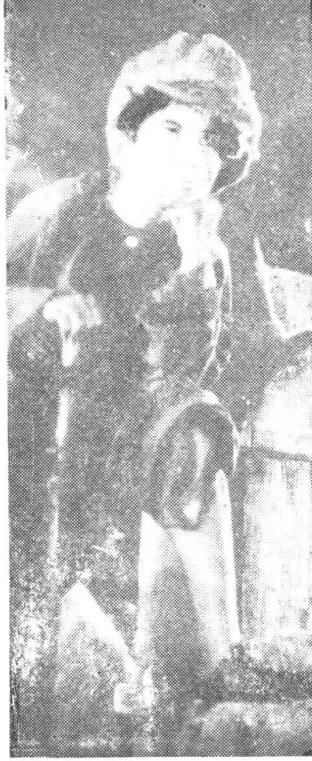
蔡楚生在汕尾访问渔民（1959年）



蔡楚生导演《南海潮》（1960年）



《渔光曲》(1934年)



《迷途的羔羊》(1936年)



《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年)

## 内 容 提 要

蔡楚生是我国著名的电影艺术家，他所编导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在中外享有盛誉，对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本书叙述了蔡楚生成为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和中国进步电影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所走过的独特道路；对蔡楚生各个时期的创作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对他的重要影片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及其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同时，也对他的创作理论及其毕生追求的民族风格，进行了归纳和探索。

本书立论明确，资料丰富，文字具有散文特点。

# 目 录

引 言 .....	1
<b>第一章 徘徊 探索.....</b>	<b>4</b>
<b>第一节 顽强的个人奋斗精神和小资产阶级的         反封建思想 .....</b>	<b>4</b>
<b>第二节 早期的三部影片 .....</b>	<b>7</b>
<b>第二章 走上现实主义之路 .....</b>	<b>13</b>
<b>第一节 迎着“朝光”走上新路 .....</b>	<b>13</b>
<b>第二节 《都会的早晨》 .....</b>	<b>19</b>
<b>第三节 《渔光曲》 .....</b>	<b>22</b>
<b>第四节 《新女性》 .....</b>	<b>29</b>
<b>第五节 《迷途的羔羊》 .....</b>	<b>34</b>
<b>第六节 《王老五》和《小五义》 .....</b>	<b>40</b>
<b>第七节 电影剧本及其他 .....</b>	<b>43</b>
<b>第三章 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呐喊 .....</b>	<b>48</b>
<b>第一节 从上海到香港 .....</b>	<b>48</b>
<b>第二节 《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 .....</b>	<b>54</b>
<b>第三节 《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 .....</b>	<b>56</b>
<b>第四节 湘桂线上的逃难生活与重庆浓雾中的阳光 .....</b>	<b>60</b>
<b>第四章 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 .....</b>	<b>65</b>
<b>第一节 自觉的革命者 .....</b>	<b>65</b>
<b>第二节 《一江春水向东流》 .....</b>	<b>69</b>
<b>第三节 到香港继续战斗 .....</b>	<b>88</b>

第五章 为创建社会主义电影而献身	94
第一节 揭开中国电影史新的一页	94
第二节 《南海潮》	98
第三节 明星陨落	107
第六章 蔡楚生的电影理论及其创作特色	110
第一节 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110
第二节 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	112
第三节 鲜明的民族风格	118
附 录：蔡楚生电影活动年表	123
后 记	133

## 引　　言

一九二七年，在南方秀丽的汕头港，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徐徐启航。轮船上站着一位二十一岁的英俊青年，他望着渐渐远去的汕头市，望着和汕头相连的潮阳县城和乡村，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故乡！这回到上海去，假如没有点事业的成就，我是永不会回来……”

他，就是日后成为我国最著名的电影艺术家之一的蔡楚生。

蔡楚生是广东潮阳县人。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二日生于上海。六岁那年，随着祖父母、父母回到了潮阳故乡。这是一个名叫“神仙里”的秀丽村庄，练江的支流，静静地从村边流过。江的两边，是一片片的稻田，还有香蕉林、桔子树。离村庄不远，有一个著名的古迹——灵山寺……在这里，他常常和大人们一起，顶烈日，冒大雨，在水稻田里插秧，薅草；和小朋友们一起到河里摸鱼，捉虾。当然，还得到设在宗族祠堂里的私塾去念书。

那时，和中国的许多农村一样，这里也很落后，在私塾里除了象念经一样死背四书五经之外，根本学不到什么科学知识。开始，他还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但不久，便变成了一个调皮鬼。事情发生在一天早晨。那天，蔡楚生和往常一样，光着脚丫子，在晨色朦胧中摸进祠堂去上课。他见老师还在蒙头大睡，便悄悄地坐下来默书。这时，邻座的同学来了。这个同学毛手毛脚，拉桌子开抽屉声音很大。蔡楚生劝他轻一

点，他不但不听，反而拿起锤子敲打拉坏了的抽屉。乒乓嘭嘭的敲打声把老师从睡梦中惊醒，他一骨碌起身，拿起戒尺便朝着学生座位奔来。这时，蔡楚生心里直为邻座的同学着急，心想他一定得挨一顿好打。但不料，那老师并不想弄清是谁的过错，便在蔡楚生脑壳上“嘣、嘣、嘣”地敲打起来，打得他金星直冒，头昏眼黑。他想申辩，但老师根本不听，放下戒尺又钻进被窝里去了。他气得热泪直流，幼小的心灵开始感受到世界的不平，并且对老师产生了对抗的心理。他的反抗颇具创造性。他瞄准了私塾老师的那副眼镜。他最恨这位戴眼镜的先生瞎了眼，乱打人；他也恨这位先生上课时，常常戴起眼镜狠狠地盯你一眼。他终于想出了对付先生的办法：从家里弄来稀粥，捣成糊糊，趁先生出去时，涂在那可恶的眼镜片上……自然，为此他不免又得承受一次惩罚，并且在回家后受到严厉的父亲的斥骂和敲打。

这环境使年幼的蔡楚生养成了沉思的性格。在挨打之后，他常常独自跑到河边，倒在草地上啜泣。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凝视着变幻的云彩，凝视着自然界的奇异现象，极力思索着这宇宙的奥秘。同时，他也看到兵匪的横行、水涝的灾害、村人的受苦、远山的坟墓……他无法理解“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只好望着奔流的河水而出神。

一九一八年，刚刚十二岁的蔡楚生被父亲送到离家不远的汕头市，在一家经营中外杂货的商店里当学徒。在每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他既觉得劳累，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要识字、要读书！没有书本怎么办？他在从上海、香港等地运来的货箱中，发现了许多垫在四边的旧报纸。他偷偷地打开报纸，对照着一本简单的学生字典，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慢慢

地，他的知识丰富起来了，他的视野开阔起来了。他开始爱好文学，爱好戏剧；同时，还在偷偷地学习绘画。

一九二五年，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蔡楚生参加了店员工会的活动。由于喜爱戏剧，他邀集几个同事，组织了一个“进业白话剧社”。在创作和演出中，他显示了自己出色的表演才能。

一九二六年，上海华剧影片公司的创作人员来到汕头，拍摄《白芙蓉》、《夜明珠》、《情奴》三部影片的外景。蔡楚生和进业剧社的同仁们协助他们工作。欢迎会上，他富于魅力的即席表演，获得了热烈的喝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蔡楚生呢，也由此而萌生了对于电影的浓厚的兴趣。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蔡楚生因为积极从事工会宣传活动而在汕头站不住脚。往何处去呢？他想起了上海，想起了自己所渴望从事的电影创作。于是，他登上轮船离开了汕头，离开了广东故乡，走上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 第一章 徘徊 探索

(1927年——1932年)

## 第一节 顽强的个人奋斗精神和 小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思想

蔡楚生一到上海，便几乎“迷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顿时感到自己的孤独和渺小。

白天，他在摩天楼、倭席屋下跑着，寻求工作。他跑了几家较具规模的制片公司，但是，没有谁肯收留他这个不知名的小伙子。于是，当昏黄的街灯亮起之后，他便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黑漆漆的亭子楼里，躺在地板上，静悄悄地望着天花板出神。失望并没有把他压倒，“总会有希望的”，他想。

不久，靠着几个在汕头认识的华剧公司朋友的帮助，他进入华剧影片公司，担任临时演员、场记、置景……他有着顽强的奋斗精神和惊人的毅力，为了画布景，他熬夜苦苦学画；为了写字幕，他练过各种书法。不懂的，他就问，就学。很快，他掌握了影片生产的许多技能，并且开始迷恋电影艺术的创作。但是，在这里，他的抱负不为人们所理解，他的才能不为人们所发现。他感到一种被压抑的痛苦。然而，他并不气馁，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出头之日。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建

立了以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反革命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的、以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为主要目标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个时期的蔡楚生，虽然尚未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速，封建势力倒行逆施的猖獗，都在他的心灵中激起了愤懑和不平。一九二八年九月，他在《新银星》第二期上发表了《水银灯下的奇女子》。这是一篇具有强烈反封建精神的杂文。文章针对当时社会舆论对一个投海自尽的女子余美颜的指责，针锋相对地指出：余美颜非但不应受到诅咒，而且应该受到同情，她是一个为争取婚姻自主而具有“勇敢与牺牲之精神”的“奇女子”。“其勇于冲突，与迅于觉悟，实非常人之为”。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余美颜的自杀，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是“新旧潮流所冲激演成之大悲剧”，“均为此黑暗人世之旧家庭、恶社会……等所造成”。文章的矛头直指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中国社会，表达了蔡楚生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小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思想。

一九二九年，蔡楚生认识了明星影片公司的著名导演，自己的潮阳同乡郑正秋。郑正秋（1888—1935）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戏剧家，也是我国早期电影创作的拓荒者。他的思想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的创作，既有揭露社会黑暗的积极意义，又有规劝剥削阶级“乐善济贫”的改良主义色彩。由于他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比较熟悉，又深知电影观众的心理，所以其作品具有较浓的民族特色，深受当时观众的欢迎。

郑正秋认识蔡楚生之后，既出于一种同乡的情谊来关心这个后辈，同时，也以敏锐的观察力窥出了这个青年洋溢的才华。于是，他毅然推荐蔡楚生加入当时规模最大的明星影片公

司，并且让他担任自己的副导演。在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蔡楚生协助郑正秋摄制了《战地小同胞》、《碎琴楼》、《桃花湖》(前后集)、《红泪影》(前后集)等六部影片，花费了自己的不少心血。

一九三一年，由史东山等四位著名导演和摄影师的推荐，蔡楚生加入了联华影业公司，正式担任编剧和导演。次年，编导了《共赴国难》和引起左翼电影工作者激烈批评的《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

可以这样说，从一九二七年投身于电影事业到一九三二年独立编导《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这是蔡楚生创作的第一时期，即彷徨、探索时期。这个时期，他的生活和创作的指导思想，主要是顽强的个人奋斗精神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意识；在艺术上，则竭力追求“诗般的幻梦”和“小资产阶级趣味的优美抒情”。<sup>①</sup>他信守着离开故乡时发出的要做出“事业的成就”的誓言，并且为此而不知辛劳地工作，不屈不挠地奋斗；他对禁锢自由“扼杀天才”的黑暗社会有着强烈的不满，呼吁电影创作应该“揭发社会之罪恶”，赞美“向此黑暗人世间之冲突”。<sup>②</sup>然而，“冲突”的出路在哪里？斗争的前途何在？他不知道。因而，他又不免彷徨、苦闷，时常躲入“纯艺术”的迷宫之中。

蔡楚生这种思想状态的形成，有着各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虽然当时中国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诞生了一支以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武装起来的文化生力军；但是由于电影事业本身的特殊

① 《会客室中》，载一九三六年《电影·戏剧》第一卷第二期。

② 《水银灯下的奇女子》，载一九二八年《新银星》第二期。

性（既是艺术创作，又是企业生产，需要相当数量的资金和技术设备），绝大部分掌握在买办资产阶级和投机商人的手中，从而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落后状态。从主观上来说，蔡楚生出身贫寒，当过学徒，有着遭受压迫剥削的艰辛经历，具有朴素的反帝反封建意识；但由于在踏入电影圈的最初几年里，他考虑得较多的是“自己事业上的成就”，所以，往往忽略了把自己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只把精力倾注在艺术上的探索和追求。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他的老师郑正秋的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切，都决定了蔡楚生这个时期的思想还只能停留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决定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是表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当然，这些作品的思想和情调也不完全一致，因而必然得到不同的评价，引起不同的反响。

## 第二节 早期的三部影片

一九三二年初，蔡楚生完成了自己独立编导的第一部作品《南国之春》。影片描写一个名叫洪俞的大学文学系学生爱上了对面楼上住着的已故银行家的女儿李小鸿。通过凉台投书，两人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不久，洪俞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只好恋恋不舍地告别李小鸿回到家乡。这时，父亲已奄奄一息。临终时，父亲一定要他和表妹成婚，因为这是以前定下的婚约；表伯又从小供他读书，不能忘恩负义。软弱的洪俞无力反抗父命，只好带着极端的痛苦和表妹结了婚。但李小鸿不知道这种变故，仍然在痴情地盼着、盼着……洪俞久不返校，同屋的两个同学受李小鸿之托到乡下看他，才知道他已和别人结